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四十章·錯之得一者章】

【反數術論】：

先論數術論者錯於得一，而妄言得一之益；次論數術論者誇大未得一之害；後論侯王藉得一而偽善地自大獨裁；結論不要學侯王的偽善。

第四十章
第一句

錯¹之²得³「一⁴」者⁵：

那些「偏差錯誤」於「證得」那「一」的「數術論者」們，他們無法證得，凡是能夠「泛流」出「萬物」的「生命、肉體」的「始基、本體」，祂本身一定是，完滿地具備「有命有體」的基本條件，絕不會是像「理、法、一、…」這些「無命無體」東西。那些「數術論者」們，在「修證」中，不幸「契入」了「一」這個沒有「生命」，也沒有「實體」的「數目字」；因而「荒謬錯亂」地，妄以

¹錯：誤也，差也，偏差也，違也，乖違也，亂也。這裡講那些荒誕的「得一者」他們乖違了「道、泛生神」和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所以他們行徑偏差，而出現了嚴重的混亂錯誤。本章是聖師老子對「得一者」的嚴批批判，「得一者」是指誤證那「一」這個數目概念是宇宙之始的人。這些人經常是一些算命的數術論者、也包括那些不信神的無神論者、甚至後世偽儒家的理學、心學之末流，當然到了現代，那些刻意把聖師老子所批判的「一」，故意解釋成「道」，以扭曲變造老子聖學，而強言「一即是道」的異教異端學者和教授，也都是聖師老子最痛恨的「得一者」。「一」這個數目概念，聖師老子從第十四章：「故統而為一。」開始，就已經有了「一」僅只是一個主觀空構的概念，「一」沒有實體沒有生命，所以「一」不是「道」的詳細的分析。在第四十二章：「道生一」也明確表示「沒有名象位階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，因為祂是「獨自存立、遍及一切」又「不可分割」的「沒有限度的渾同整體」；我們因此而「妄生」了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看起來好像是「整體一元」的「概念」，因此「妄生」了：「概念『一』」。「一」根本就不是「道、泛生神」，所以聖師老子在這裡特別指出「得一者」的「偏差錯誤」，迷壞了統治者，造成統治者說一套作一套，一方面用盡辦法尊高自己，一方面又說自己是「孤、寡、不穀」，老子對這種經由「一」而出現的統治虛偽，是極其深惡痛絕的，所以除了本章外外，在第四十三章：「天下之所惡，唯孤、寡、不穀。而王公以自名也！」聖師老子又對這些虛偽的統治者展開第二波的批判。現在很多外教異端之所以敢振振有詞地宣稱本章老子是主張「一」是「道」，那是因為「錯」這個字，在古代是寫成「昔」，「錯」與「昔」通，這在文字學裡只不過是再簡單不過的通假使用，只要略懂古漢字的人根本不可能不懂。即使是像那些外教異端一樣把「昔」，刻意曲解成「昔日、從前」，那麼豈不也明白表示「得一者」是「古人」，而不是聖師老子，像這種「昔日、從前」的「古人」得到了「一」，和聖師老子以及聖師老子所講的「道」也同樣毫無關係。所以這些硬要把「昔」曲解成「昔日、從前」，又硬要把「一」說成是「道」的外教異端，若不是學問低劣低能到完全看不懂中國古文字，就是惡意變造《老子道德經》以抵擋「道、泛生神」。但無論這些人是何居心，他們都是同樣是遮蔽抵擋「道、泛生神」的大異端。錯，誤也，差也，偏差也，違也，乖違也，亂也。《甲本、乙本》及其他版本皆作「昔之得一者。」昔，錯也。本章是言得一者為錯，故昔即是錯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昔，段借為錯，實為造。」《周禮·考工記·弓人》：「老牛之角紜而昔。」〔注〕：「昔，讀為交錯之錯，謂牛角捩理錯也。」《甲本·第四十四章(原第二章)：萬物錯而弗辭也·葉按》：「萬物錯而弗辭也，錯作昔。錯之得一者，錯作昔。」

²之：於也。《大學》：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」章句：「之，猶於也。」

³得：獲也。這裡指那些「得一者」找不到「道、泛生神」和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卻偏差錯誤地獲得了「一」。《玉篇》：「得，獲也。」

⁴一：數目字「一」也，名言「一」也，概念「一」也。請參考第十四章：「故，統而為一。」

⁵者：指「錯之得一」的人。

		為：「『天地萬物』起源於『一』，而『一』又統攝了『天地萬物』。」甚至他們更「荒謬錯亂」地，妄以為「一」，這個由「非經驗概念」所「綜合歸納」，而「主觀空構」出來的，既「無命無體」，又「不純粹」、又「虛假」的「概念、名、名言」，就是「有命有體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；因此，那些「數術論者」，總是「荒謬錯亂」地「穿鑿附會」說，「天地萬物」必須要「契合貫通」於「一」，才能「安身立命」。
第四十章 第二句	「天 ⁶ 得『一』，以清 ⁷ 。」	他們「穿鑿附會」說：「『上天』是因為能夠『契合貫通』於『一』這個『數目字』，才能夠『清明』。」
第四十章 第三句	「地 ⁸ 得『一』，以寧 ⁹ 。」	他們「穿鑿附會」說：「『大地』是因為能夠『契合貫通』於『一』這個『數目字』，才能夠『安寧』。」
第四十章 第四句	「神 ¹⁰ 得『一』，以靈 ¹¹ 。」	他們「穿鑿附會」說：「『各種現象神』是因為能夠『契合貫通』於『一』這個『數目字』，才能夠『顯靈』。」
第四十章 第五句	「谷 ¹² 得『一』，以盈 ¹³ 。」	他們「穿鑿附會」說：「『溪谷』是因為能夠『契合貫通』於『一』這個『數目字』，才能夠『充盈』。」

⁶天：上天也，昊天也。

⁷清：澄也，清澈也。《周禮·考工記》：「清其灰。」注：「清，澄也。」

⁸地：大地也。

⁹寧：安也，安寧也，安定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寧，安也。」《左氏·定·五》：「及寧。」注：「寧，安定也。」

¹⁰神：各種現象神也。各種有名字，有形象，有地位，有階級的「現象神」。這裡所講的「神」並不包含「道、泛生神」，因為些荒誕的「得一者」，用「一」這個名，取遮蔽取代了「道、泛生神」，所以這裡所講的「神」不包含「道、泛生神」。

¹¹靈：八方之神也，應驗也，靈驗也，顯靈也。這裡是講各種「現象神」，要合於「一」之後，才能夠對外顯示他的靈驗，也才能成為「現象神」也。《廣韻》：「靈，神也。」《楚辭·劉向·九歎·遠逝》：「合五嶽與八靈兮。」注：「八靈，八方之神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靈驗，神靈之效驗也。」

¹²谷：溪谷也。

¹³盈：滿也，充也，溢也，餘也，過也，越也。溪谷有水則為盈，溪谷無水則為渴。《說文》：「盈，滿器也。」《廣雅釋詁·四》：「盈，充也。」《易坎》：「坎不盈。」虞注：「盈，溢也。」《廣雅釋詁》：「盈，溢也。」《正韻》：「過曰盈，不及曰縮。」《集韻》：「過，越也。」

第四十章 第六句	「侯王 ¹⁴ 得『一』，	他們「穿鑿附會」說：「列國的『君王們』是因為能夠『契合貫通』於『一』這個『數目字』，
第四十章 第七句	而 ¹⁵ 以為 ¹⁶ 正 ¹⁷ 。」	所以才能夠按照他們這些「數術論」者，所謂的「數理法則」，合法地成為國家中『唯一』的『君長』。」
第四十章 第八句	其 ¹⁸ 至 ¹⁹ 之 ²⁰ 也！	他們更變本加厲地更進一步「穿鑿附會」那「契合貫通」於「一」的荒誕學說，來「抬高」君王們啊！
第四十章 第九句	謂 ²¹ ：「天毋已 ²² 清，將 ²³ 恐裂 ²⁴ 。」	他們更進一步「穿鑿附會」那「天得一以清」，而「恐嚇」說：「『上天』如果不能夠『極清明』，就一定會恐怖地『崩裂』。」
第四十章 第十句	謂：「地毋已寧，將恐廢 ²⁵ 。」	他們更進一步「穿鑿附會」那「地得一以寧」，而「恐嚇」說：「『大地』如果不能夠『極安寧』，就一定會恐怖地『震毀』。」

¹⁴侯王：君王也。見三十二章：「侯王若能守之。」註解。

¹⁵而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¹⁶以為：而成也，而為也，而成為也，因此成為也。以，因此也。為，成也，成為也。

¹⁷正：長也，官長也，這裡指君長也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正，長也。」注：「謂官長。」《書·說命下》：「昔先正保衡。」傳：「正，長也。」

¹⁸其：彼也，指「得一者」。

¹⁹至：極也，盡也，深也也，甚也。這裡指更變本加厲地，更進一步去深入穿鑿附會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至，極也，盡也。」《國語·晉語一》：「固皆至矣。」注：「至，深也。」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：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」注：「至，甚也。」

²⁰之：彼也，指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侯王得一，而以為正。」這個穿鑿附會的事。

²¹謂：說也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謂，說也。」

²²毋已：不得也，不能也。毋，不也。《經傳釋詞·十》：「無，不也；毋與無通。已，訖也，必也，必然也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已，訖也。將：未然而將然之辭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已，必也。」《漢書·灌夫傳》：「已然諾。」注：「已，必也。」

²³將：當也，必也，一定也。有將本章「將」與「恐」合成「將恐」而譯為「就恐怕會」，這是錯譯，因為「恐怕」是疑而未定之詞，表示說這話的人也沒把握會發生，沒把握會發生的立論，是不能成論來說服別人的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將，猶當也。」《助字辨略》：「將字，猶云當也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·六》：「當，猶定也，必也。」

²⁴恐裂：恐怖地崩裂也。恐：恐怖也，怖動也。《漢書·淮陽憲王欽傳》：「令弟光恐王。」注：「恐：恐，謂怖動也。」裂：殘也，分也，分離也，崩裂也。《國語·齊語》：「戎車待游車之裂。」注：「裂，殘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裂，分也。」《莊子·天下》：「道術將為天下裂。」注：「裂，分離也。」

²⁵恐廢：恐怖地震毀。廢，傾圮無用也，墮也，壞也，毀也。這裡是指不寧而壞，所以是震動而毀壞。《說文》：「廢，屋頓也。」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廢，按，傾圮無用之意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廢，墮也。」《呂氏春秋·壹行》：「王者行之廢。」注：「廢，壞也。」墮，毀也，損也。《左氏·僖三十二》：「墮軍實。」注：「墮，毀也。」《左氏·昭·二十八》：「敬之哉，無墮乃力。」注：

第四十章 第十一句	謂：「神毋已靈，將恐歇 ²⁶ 。」	他們更進一步「穿鑿附會」那「神得一以靈」，而「恐嚇」說：「『各種現象神』如果不能夠『極顯靈』，就一定會恐怖地『絕滅』。」
第四十章 第十二句	謂：「谷毋已盈，將恐渴 ²⁷ 。」	他們更進一步「穿鑿附會」那「谷得一以盈」，而「恐嚇」說：「『溪谷』如果不能夠『極充盈』，就一定會恐怖地『乾涸』。」
第四十章 第十三句	謂：「侯王毋已貴以高 ²⁸ ，	他們更進一步「穿鑿附會」那「侯王得一而以為正」，而「恐嚇」說：「『君王們』如果不能夠成為國家中『唯一』的『極尊極貴』又『極權高位』的『極權者』，
第四十章 第十四句	將恐蹶 ²⁹ 。」	那『君王們』和他們的國家和人民，就一定會恐怖地『顛覆滅亡』。」
第四十章 第十五句	故，必 ³⁰ 貴，	於是那「君王們」，就根據那「侯王毋已貴以高，將恐蹶。」的錯謬思想，首先一定要想盡辦法，「爭奪」那「契合貫通」於「一」，而且是國家中「唯一」的「極尊極貴」的「君王」地位，
第四十章 第十六句	而以 ³¹ 賤 ³² 為 ³³ 本 ³⁴⁻³⁵ ；	再根據那「侯王得一而以為正。」的錯謬思想，一旦他們奪得了國家中「唯一」的「極尊極貴」的「君王」地位之後，他們就立刻變個臉，又再拿那「契合貫通」於「一」的

「墮，損也。」

²⁶恐歇：恐怖地滅絕也。歇：息也，竭也，盡也，引申為滅絕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歇，息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歇，竭也。」《左氏·宣·十二》：「憂未歇也。」注：「歇，盡也。」

²⁷恐渴：恐怖地乾涸也。渴，水盡也，乾涸也。《廣韻》：「渴，水盡也。」《字彙》：「渴，水涸也。」

²⁸貴以高：極尊極貴又極權高位也。貴貴，尊也。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貴，尊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貴，尊也。」以，而也，及也，且也，又也。《經傳釋詞·一》：「以，而也。」《經傳釋詞·一》：「以，猶及也。」《經詞衍釋·七》：「以，猶且也，又也。」高，崇也，尊也，顯也，上也，最上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高，崇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高，尊也，顯也。言最上也，最上位者。」《廣韻》：「高，上也。」

²⁹恐蹶：恐怖地顛覆滅亡也。蹶，顛覆也，僵也，斃也。《荀子·成相》：「國乃蹶。」注：「蹶，顛覆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蹶，僵也。」《史記·孫子傳》：「兵法，百里而趨利者，蹶上將軍。」索隱：「蹶，猶斃。」

³⁰必：定也，必定也，一定要也。《字彙》：「必，定辭。」

³¹而：卻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而猶乃也，一為卻之義。」

³²以：用也，憑藉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《文言文虛字大詞典》：「以，憑，憑藉。」

³³賤：卑也，低賤也。《釋名·釋言語》：「賤，踐也；卑下見踐履也。」

³⁴為：作也，作為也，成為也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作，造、為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為，成也。」

³⁵本：根也，基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本，根也，基也。」

		「唯一」的「最低賤」，來作為自己立身的「根本」；
第四十章 第十七句	必高 ³⁶ 矣！	於是那「君王們」，就根據那「侯王毋已貴以高，將恐蹶。」的錯謬思想，首先一定要想盡辦法，「爭奪」那「契合貫通」於「一」，而且是國家中「唯一」的「極權高位」的「君王」地位啊！
第四十章 第十八句	而以下 ³⁷ 為基 ³⁸ 。	再根據那「侯王得一而以為正。」的錯謬思想，一旦他們奪得了國家中「唯一」的「極權高位」的「君王」地位之後，他們就立刻變個臉，又再拿那「契合貫通」於「一」的「唯一」的「最低下」，來作為自己立身的「基礎」。
第四十章 第十九句	夫 ³⁹ 是以 ⁴⁰ ，侯王自謂 ⁴¹ 以 ⁴² ：	所以，那些爭先奪取「極尊極貴」和「極權高位」的「君王們」，他們個個都「虛假偽善」地，拿他們自認為「最低賤」又「最低下」，以致讓世人「避之唯恐不及」的「稱謂」，來自稱是：
第四十章 第二十句	「孤 ⁴³ 、寡 ⁴⁴ 、不穀 ⁴⁵ 。」	「孤、寡、不穀」。意思就是：「失去親人的『孤兒』、失去伴侶的『守寡者』、沒人餵養的『被棄者』」。
第四十章 第二一句	此 ⁴⁶ 其 ⁴⁷ 賤之本 ⁴⁸ 歟 ⁴⁹ ？	那些「君王們」只允許他們自己拿來「自稱」，卻不允許任何人搶去自稱的：「孤、寡、

³⁶高：崇也，尊也，顯也，上也，最上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高，崇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高，尊也，顯也。言最上也，最上位者。」《廣韻》：「高，上也。」

³⁷下：賤也，下等也，下等之賤物也。《廣韻》：「下，賤也。」

³⁸基：本也，根基也。《詩·小雅·南山有臺》：「邦家之基。」傳：「基，本也。」

³⁹夫：發語詞。

⁴⁰是以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⁴¹自謂：自稱也，自名也。謂，稱也，名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謂，稱也，名也。」

⁴²以：謂也，為也，是也。《玉篇》：「以，為也。」《經傳釋詞·一》：「以，猶謂也。」謂：為也，是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謂，猶為也。訓見《經傳釋詞》，此為字讀平聲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·二》：「為，是也。」《助字略辨》：「孟子：不為多矣。為猶是也。」

⁴³孤：孤兒也，孤獨者也，失去親人的孤先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孤，孤兒也，無父母也。」《說文·段注》：「引申之凡單獨皆曰孤。」

⁴⁴寡：無夫或無妻都是寡，死去伴侶的守寡者也。《小爾雅·廣義》：「凡無妻無夫，通謂之寡。」疏：「無妻亦謂之寡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無夫曰寡，無妻曰寡。」

⁴⁵不穀：沒人餵養的被棄者也。穀，養也。《詩·小雅·小旻》：「民莫不穀。」傳：「穀，養也。」《詩·小雅·甫田》：「以穀我士女。」箋：「穀，養也。」

⁴⁶此：指稱事物之詞也，彼之對也，這也。指「孤、寡、不穀」這三個君王的自稱。《爾雅·釋詁·疏》：「此，彼之對。」

⁴⁷其：彼也，指君王們也。

		不穀。」也就是：「失去親人的『孤兒』、失去伴侶的『守寡者』、沒人餵養的『被棄者』。」難道真的是「君王們」確實比世人「更低賤」和「更低下」的「源頭實情」嗎？
第四十章 第二二句	非也 ⁵⁰ ！	當然不是啊！「孤、寡、不穀」是受苦的不幸者，絕不是「最低賤、最低下」的人。那些「君王們」拿「孤、寡、不穀」來自稱，只是他們假裝「謙卑」，好用「表裡不一」的手段，來欺騙世人的「政治話術」罷了！
第四十章 第二三句	故，致 ⁵¹ 數與 ⁵² ，	基本上，如果我們深入去探究「一」，以及「一」以外的所有「數目字」，和那些「數術論者」所「穿鑿附會」的事情，彼此之間是否確實有「相聯關係」，

⁴⁸本：根也，基也，源本也。「此其賤之本歟」的「本」，可以和「必貴，而以賤為本」解成同一個意思，而說成：「這難道就是他們所謂低賤的根本嗎？」也可以解成不同意思，說成：「這難道就是他們所謂低賤的源頭實情嗎？」因為。「此其賤之本歟」是一語雙關地質疑侯王用「孤、寡、不穀」來作為「賤之本」，是荒謬的，因為侯王們根本就不是真的「孤、寡、不穀」。「此其賤之本歟」，也同時質疑侯王用「以賤為本」的存心究竟是真的嗎？怎麼會讓人一聽就覺得根本就是「虛謊偽善」欺騙世人的話呢？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本，根也，基也，源本也。」

⁴⁹歟：乎也，邪也，嗎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歟，猶乎也，邪也，古通作與。」

⁵⁰非也：不是也，當然不是也。這裡是指侯王們當然不是真心的「以賤為本」，而是用政治話術在欺騙世人罷了。非：不也，不是也。《經傳釋詞》：「非，作不。」《廣韻》：「非，不是也。」也，語尾助詞，表示肯定，與「啊、呀」同。外道在翻譯本句「非也！」時，故意把「非也！」扭曲成「非也？」而譯成「不是這樣嗎？」藉以污衊聖師老子是「奴隸主、封建統治者的代言人」，他們這種用心是非常惡毒的，如果不小心落入他們的圈套，那就會他們騙到邪路去了。就像《論語·先進·十一》：「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！於吾言，無所不悅。」裡面也有「非」和「也」的用語，本來意思是說顏回總是高興接受孔子的教導，但孔子認為顏回如果光接受不肯多提點難題來懷疑一下他，對他是沒有幫助的。如果我們像外道那樣惡意加以扭曲，就可以把這句話一字不改而標點成：「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？於吾言，無所不悅！」而解釋成「孔子說：顏回啊，他難道不是在幫助我嗎？你看我講什麼他全都高興地接受呢！」這樣就可以不動聲色地，把孔子污衊成喜歡別人盲從拍馬的人，也同時可以把顏回污衊成馬屁精。但我們都是「道、泛生神」的子女，我們作學問要誠實，當然不能也不會這樣去污衊孔子和顏回，但是外道異端就是用這種方法在翻譯《老子道德經》時，藉由這種手法污衊聖師老子，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那些外道異端所翻譯的《老子道德經》，因為他們總是不露痕跡地，在註解和白話譯文中，特別是那些根本不敢作註解，全憑己意而胡亂詮釋的白話譯文中，偷偷加入了外道異端的毒素，好毒害眾人的頭腦，讓眾人誤以為聖師老子，是個卑劣的人。那援佛入儒，用佛教變造孔子思想的宋代偽儒朱熹，就是用曲解的方法來污衊聖師老子的代表，他攻擊聖師老子說：「老氏之學最忍，它閒時似個虛無卑弱底人，莫教緊要處發出來，更教你枝梧不住。」所以你們要徹底認清外道異端藉學術及演講之名，惡意變造《老子道德經》的手段，並且要在細微之處，時時防備他們。

⁵¹致：深審也，推極之意也，深入探究也。《禮記·樂記》：「致樂以治心。」注：「致，猶深審也。《大學》：「致知在革物。」章句：「推極吾之知識。」

⁵²數與：「數目字」和那些「數術論者」所穿鑿附會的事情，彼此之間的「相聯關係」也。數：數字，數目也，數目字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數，計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數，計量之稱呼也，算數算法也。」這裡「數」是指「一」以及其他數目字，以及他們的運算。與：共通點，相關也，相聯關係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與，共通點。」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「人之貌有與也。」注：「兩足共行曰有與。」葉按：「兩足共行，就是人和人之間共有的共通點，所以說有與。」

<p>第四十章 第二四句</p>	<p>無與⁵³！</p>	<p>我們會發現，「一」以及「一」以外的所有的「數目字」，與「數術論者」所「穿鑿附會」的事情，它們彼此之間，根本是毫無「相聯關係」！</p>
<p>第四十章 第二五句</p>	<p>是故，不欲⁵⁴祿祿若玉⁵⁵，</p>	<p>所以，我們不要像「君王們」那樣「虛假偽善」地，私底下拼命「爭奪」那「極尊極貴」又「極權高位」的「君王」地位，讓自己看起來像是，那時俗上代表「極貴極尊、極權高位」的「光彩貴重」的「美玉」，</p>
<p>第四十章 第二六句</p>	<p>硌硌若石⁵⁶。</p>	<p>卻又在人前「虛假偽善」地，說自己像那「石礫」地上，被「一切眾人」踩在腳底下，因而「碰來碰去」發出「硌硌聲」的「硬礫石」那樣「最低賤、最低下」。</p>

⁵³無與：沒有共通點也，沒有相聯關係也，毫無相聯關係也。這裡是說「數目字」和那些「數術論者」所穿鑿附會的事情，彼此之間，根本就毫無「相聯關係」也。

⁵⁴不欲：不要也。

⁵⁵祿祿若玉：「光彩貴重」像「美玉」。祿，善也，美也，貴也，引申為光彩而貴重。中國自古以玉為色美、質善，配在身上則貴氣逼人。玉石在古代是非常重的，譬如打造成特殊形制的玉石，就是官位的象徵，如《周禮春官大宗伯》：「以玉作六瑞，以等邦國：王執鎮圭，公執桓圭，侯執信圭，伯執躬圭，子執穀璧，男執蒲璧。」就是不同層級的官員，各自執不同形制的玉，所以玉也是官位身份的象徵。特殊形制的玉石也是祭祀天地、四方的禮器《周禮大宗伯》：「以玉作六器，以禮天地四方：以蒼璧禮天，以黃琮禮地，以青圭禮東方，以赤璋禮南方，以白琥禮西方，以玄璜禮北方。」玉石在古代的重性要可見一般，所以玉才會用「祿祿」來形容。《廣雅釋詁一》：「祿，善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祿，善也。」善，美也，貴也。表示玉又美又貴重《呂氏春秋·古樂》：「以見其善。」注：「善，美也。」《倫語·子罕》：「求善賈而沽諸。」皇疏：「善賈，貴賈也。」

⁵⁶硌硌若石：「低賤低下」像「礫石」。硌硌：石堅不相入貌，這裡引申為低賤低下貌。硌，與礫同，礫石也，礫石的碰撞聲也。石礫地上踩在腳下會碰來碰去發出硌硌聲的硬石頭也。《集韻》：「礫，說文，小石也，或作硌。」《韻會》：「硌，硌硌，石堅不相入貌。」《文選·嵇康·琴賦》：「蹠蹠礫硌，美聲將興。」葉按：「蹠蹠礫硌，將會形成美聲也。」